芳洲文集

芳洲文集卷之五

泰和陳循著

序

石岡蕭氏族譜後序

泰和之石岡蕭氏始於諱遜者自王峽來居之至於今傳十有五世矣世多業儒固有傑然忠義材學之士嘗出於近代者而惜其皆不遇以顯而始大顯於今河南右布政使省身豈非積累之久而發之乃大乎布政使君游鄉校時予已敬慕其為人矣比其舉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陞郎中則又聞凡稱士之温恭

謹重者率歸之今為河南而聲譽為益著謂非大顯可乎予嘗親接布政使君之父自誠先生於鄉黨庠塾間炙其言德温温淳篤古君子也嘗竊以謂子弟有若父兄何患乎家不振閭里有若先輩何患乎俗不厚今幸先生康健清明且教授於鄉族雖老不倦後生俊秀有所考德而問業焉夫即先生之一身固宜有賢子如布政使者况積於其先者非一世一人耶將其後之興有不止此也布政使君間以先生所續其蕭氏譜屬予一言泝蕭之先為齊宗室子雲子雲之後有諱望者居臨江之玉峽而遜則望之孫今譜斷自遜始而以玉峽自

望以下七世冠於其前以備參攷而蕭氏之所謂忠義材學卓卓於前日者則已具見諸先生之作予特舉其發於今之盛者以見積善之慶有如此也蕭固鄉之宿望今家居者雖無復赫赫之盛如往時而亦未聞其有乖争之風如他族者至於淳謹之習尤多於乎為善孰有外於是乎

泰和南富王氏譜序

泰和南富王氏系出太原唐龍紀中有諱詠者徙居廬陵之何山以避亂詠字元仁好善樂施人稱長者又卜徙安城之連嶺宋景祐中其後有諱來者始自連嶺徙

泰和之南富自詠至宸九世皆錄於前題曰安成連嶺之派自宸而下通十三世皆錄於後以為泰和南富王氏之譜蓋宸生富貴盛貴盛各他徙富三子長美道為宋學諭美道亦三子長元承所居建樓其後又因自號南富樓居王氏以別於其同姓譜元承之七世孫守訓守真所作故錄樓居者特備亦蘇老泉為親之意也元承之孫仲鴻嘗從宋丞相文信公起義兵以勇力率先鄉邑丞相嘉之嘗經其里本王晉公故事題其舍曰續槐精舍至今墨蹟尤存今王氏兄弟以明經舉鄉貢者三人曰經太康教諭陞郡教授曰維曰紳皆太學生舉

進士者一人曰紱經維紱皆仲鴻之六世孫丞相所謂續槪其有徵不誣矣要之皆植德之報也於乎欲其後之盛且賢者可不知所務哉守訓經維之父而以繼後其弟守敬守眞紱之父也皆予所識而信重者獨維同游邑庠最故其倦養恬逸老務義讀書於鄉族者尤比也焉亦可謂盛也矣經維之來京師以此譜屬為序因為之書以視其將來者庶乎其有所感發哉

浮梁田西李氏增修族譜序

浮梁之田西里有文獻家曰李氏焉系出唐衛公靖四世孫江南等處安撫使元元子饒州刺史祐黃巢盜起

避居歙之黃墩刺史又五世至宋秘書少監璣璣子亨
正紹定壬辰進士由道州司理遷浮梁縣丞丞子昱咸
淳乙丑進士授縉雲縣尉始居田西縉雲子久益咸淳
甲戌進士以乞養母得補浮梁主簿虞道園為表其墓
者浮梁孫仲元延祐四年中江浙鄉試授處州儒學錄
處州四世孫亨善洪武中舉茂才歷東陽奉化兩縣丞
贈文林郎監察御史文林子安授永樂甲辰進士授福
建道監察御史文林郎嘗倣歐蘇之法重修其李氏譜
作世系圖衣冠先榮叢載三篇共為四卷自序其首且
有望於後人世纂代修其尊祖宗而敦孝弟之心至矣

至是御史增而續之求為之序夫所貴乎士大夫家以其不昧於所從出不紊於所同分禮義仁厚之風恒藹如也然非有道以維持之不能故譜族所以維持禮義仁厚之道也御史能由是道豈獨承其父志將見李氏子姓尊者遜而卑者效其勞富者予而貧者有所仰禮義之風行親其親而賢其賢長其長而幼其幼仁厚之俗著有不本於此耶故為之書以俟其來者云

陽城林氏重修族譜序

余自濫官於　朝凡閩之士自儒學起家者鮮不識且知之獨林陳二姓居多焉譬之於水與末水之支流衆

盛者其源必廣以深末之節兼繁且榮者其本必大以遠則夫人之貴且多者有不根於祖宗積累之厚且久也哉若莆田之陽城林氏其可驗者也林氏之先有曰披者仕唐官至太子詹事子九人並為州刺史時人稱為九牧林氏曰攢者官至福唐尉毋喪廬墓致有白鳥甘露之祥事上詔旌其門時又稱為闕下林氏至宋紹興間有登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曰枅者始徙居陽城遂為陽城始祖銀青幾傳至宣議宣議傳朝散朝散傳中大夫大夫傳知縣知縣傳將仕將仕傳節推節推傳帥幹帥幹傳致政致政傳副使副使四傳而至今贈

奉議大夫湖廣按察司僉事用徵僉事傳坦坦今貴州
按察使也自銀青至按察凡十有六世矣而其間躋顯
仕者什七八隱德弗耀者才什二三耳不謂之貴且多
可乎貴州公懼傳世既遠而不譜以載之不惟無以別
其親疏長少之分且將失其所從孝弟之道必至蕩然
於宗族矣乃因其譜之舊而重修之間又懼其先祠之
成於上世者日就傾塌無以致夫歲時享祀之誠嘗因
謁告歸家徽而新之於乎譜以示其族人使知所從與
夫親疏長少之分則孝弟之道興矣廟以祠其先代使
有所慕與夫風雨霜露之感則追遠之義著矣貴州公

尊祖敬宗之心何其篤也孰公舉進士即擢陝西按察僉事再調廣西湖廣而遷今官所至赫然振風紀馳聲譽為士大夫之所稱重蓋又林氏之表表者今年自貴州考績來北京問告余以新祠修譜之故請為序於編首公余舉進士同年老友也忍不為之一言以振其盛心孰林氏子姓誠能以公之心為心某吾親也不可以薄某吾長也不可以忽親親長長之道不失於家將見自家而刑於鄉自鄉而表著於四方有不在於此乎故為書之以勸

西昌冠朝郭氏族譜序

西昌冠朝郭氏系出唐中書令汾陽王子儀蓋子儀第六子曖曖次子釗釗第四子仲恭仲恭長子翟翟字元明以僖宗乾符五年避黃巢亂自金陵徙居吉州泰和縣龍泉鄉十善鎮隱儀岡元明四子長延勃次延嵩次延暹次延禧延禧又徙居符竹延嵩曾孫整曰五十一副使者又徙居層溪為層溪之始祖副使二十郎二十郎傳堯堯傳僅僅傳之美初泰和里名有層溪而未嘗有冠朝也宋景祐元年僅與之美父子連登進士仁宗嘉之改僅名佺賜詩褒勉既而佺官祠部員外郎河南府運判贈太常博士之美官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

其太常誥詞有曰鄉父子同科名冠朝廷因取以更其所居曾溪里名曰冠朝里云自是四方聞稱冠朝里者雖庸夫孺子皆知其有以郭氏父子同科而得名也其為榮孰愈我鄉邑鄒人有與侌同姓者往往冒其支裔以為其所從出至誣名鄉大夫求一言以取信於後人者有之此固出其所慕然公論之在人口孰得而掩之耶甚矣譜之所藏不可以不謹也之美傳德善德善傳大經大經又七傳至祥彬祥彬四子以昭以貫以恕以存以昭　國朝自大寧預奉　天征討沒於陣永樂初贈武略將軍宮峪衛副千戶以其子環襲職環自永樂

官京師三十年始以　恩例調補吉安千户所於今又十年矣嘗與其季父以存甫曰先世譜系難明而族人之聚居於冠朝者日遠且繁使譜不續將無以明本源而別戚疏尊卑是非於方來也夫本源不明戚疏尊卑是非不別若無害然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機所關不可一日無者以存乃命其從子永高暨其子永方永絜永信等命宗族之老成賢智若思昌甫者相與續其世譜其法同姓而非所同出者雖居冠朝不錄世絶而櫂有妄冒者則直註曰無嗣非其族雖富貴不收果同宗雖賤貧不棄得夫尊祖敬宗親親長長幼幼之道

譜成以余忝倩於郭氏者謂宜為序其家有劉槎翁先生所録先世遺文及當時鄉大夫君子題跋可徵非一非特余言而後能示信也獨念郭氏之先勳業著於唐科名顯於宋而其子孫又衆盛於今日皆非他族可比前代簪纓不可尚矣今以武畧遭逢若吉安千户父子以文學進用若尤溪典史仲夔連江教諭之信君輩又皆表表足以有光於其前人子孫徒衆盛云乎哉凡繼今者誠能勉力讀書務義以求不忝於其前人引而長之則郭氏之簪纓世降其有窮乎今年以存甫命來高求潔來京師偎此文曰子諾十年矣可更緩乎余誼不

蒙讀遂書此以復

桃源蕭氏族譜序

西昌蕭氏之族非一而其詩書之習豪俊之產禮教之尚園田之富彰彰有譽於六鄉諸邑之間者惟桃源為差備其他園田之富固多有之而禮教之尚或不足詩書之習或多有焉而園田之富或不逮於斯四者或優於此而劣於彼或備其三而闕其一此余所以謂差備者惟桃源也夫世之所謂善族者豈必四者皆備而後得耶詩書之習禮教之尚苟興行於父兄宗族之間則豪俊將由此而出雖無園田之富天下以為美也族之

美惡固不係園田之富有無而或園田之富生於詩書禮教習尚之餘則於詩書禮教之習尚為益有助矣何也古稱既富方穀又謂衣食足而後禮義興此古今之常理有非聖賢豪傑之徒鮮有不如此者而謂千數百指之族相聚居於閭巷田野之間性命賦稟所不能齊其能一二不待富而後穀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也哉此園田之富所為有助於詩書禮教之習尚而余有所徵於兆源蕭氏之族也今按蕭氏居兆源者自宋慶元至今宜德之歲其第四世曰漢卿漢卿子一龍一龍七世孫璁皆登進士科者璁任刑工兩部主事有才能譽望

族兄穰穰族子鈞皆明經舉鄉貢穰為臨淄始興兩縣
教諭鈞歷蘄州德慶兩州學正皆稱善教其餘或修舉
子之業或以文學訓淑鄉族蓋不可以數計淺深量也
此可見其詩書之習少時聞諸老長一龍進士有孫以
三鳳名三鳳又生十子三十一孫三十一孫之中其最
季者有曰斯萬斯遠斯賢斯和斯禹又端重謹厚爽朗
特達足為一鄉之望此余所聞而未及見者也僅及見
者斯萬之子廣東提舉大使安石斯遠之子安泰斯賢
之子安恒安韶斯和之子安正斯禹之子子相子克子
啟或循雅而謙遜或磊落而超邁又皆表表然傑出於

其族此可見其褒俊之產所居厦屋鱗次亘百連千而宗族長幼相為鄰保絃誦繽興自旦達暮而父兄子弟相為師友四方文儒碩彥若前豐城教諭劉公子彥翰林修撰張公伯顥少師楊公士奇侍講余公學夔與凡有名稱於江鄉閭者皆嘗禮致之為塾賓以資講習討論之業其間尚德右文之士固衆而獨安韶之子德通安正之子德贇數輩尤喜交好名賢當前翰林學士解公縉紳以庶吉士見重於一時也江鄉少有適其意者而獨與德通輩極相懽洽嘗造其家見其家人相與尊者在坐而卑者不敢肆少者執役而長者得自逸熟然

禮分明於家庭鮮公嘆曰詩禮者聲音笑貌云乎哉言不在誦說在於執守也以是益重蕭氏此可見其禮教之尚江南之境山水強半而地可耕治者僅十三四故凡民以貲得園田富者至數十頃盛矣吾邑之地可耕治者雖差多於鄰邑而蕭氏有地數十頃者恆一二人又足為吾邑之冠蕭氏以是為吾邑冠而又有詩書禮教之習尚庶幾乎不忝也昔子貢問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樂遊而難故居先富而好禮順而易故居後使富而不好禮則尤不足論矣此余所為有取於蕭氏歎蕭

系出齊宗室子雲子雲仕梁官至國子祭酒既而退居江右之玉笥山傳三十世至伯原者仕宋為泰和丞繼遷知縣比得代乃卜居邑東之飛源里蓋飛源始祖也至德通凡十一世矣前二十餘年余兩次南還德通以其增修諸大夫所作蕭氏譜屬序一言余皆未暇有復孰計德通竟溘先朝露矣去年璁復增修此譜間又以其尊府德郁之命來申前屬按此譜第十世幾五十人其最長房曰安誠甫實余先祖侍郎學士府君之女弟夫也德郁之仲子琚又倩先兄靜修先生而德通之子望則倩於余余家於蕭氏者如此則余之序其譜顧終

可以未暇為辭而廢古人掛劍之誼於德通哉况又有德郁賢父子惓惓以厚宗族為心而可以有孫哉百餘年来縉紳能文之士為蕭氏序述斯譜者衆矣論其辭之工精固非余所敢望而論書之必以其實如前所云則又非余所敢讓也使凡蕭氏子姓能循守其先世詩書之習禮教之尚於無窮焉則豈特為一鄉一邑稱首而致天下以為美也有不難矣尚其勉之

清溪陳氏譜序

余方八歲入小學時同里陳邦寧者咸在為忘年交又三十年邦彥之子仲仁名正邦寧之子仲旦名穀並舉

永樂庚子江西鄉貢明年仲仁來會試於禮部得授忠州學正來謁知為邦彥之子余為之喜又十九年仲旦亦來會試得授晉寧州學正時邦彥寧皆康彊無恙親見其子並有時名如此豈余之喜所可倫哉其後仲旦復自為撫州學進為翰林侍書惜乎邦彥邦寧不得見而喜也然仲仁仲旦所以光榮如此者孰非其父積善之所致哉仲仁嘗懼其族無譜無以示本源別尊幼而教孝弟於將來也乃即其所可知而有徵者斷自泰和醫學教諭叔賢為始作清溪陳氏譜以譜其世之為叔賢後者自叔賢以上莫徵者雖貴當不錄自叔賢以下

截然者雖疏遠弗遺盖得乎古人别是非教仁讓之方也按譜叔賢生某某某生邦彦邦寧邦彦生仲仁仲某仲某邦寧生仲旦仲善仲餘仲仁生某某仲旦生某某自叔賢至仲仁之子止下六世凡若干人余所見者皆駸駸於向善之域不謂之令族乎夫所貴乎族之令者非以有貴富之謂也以其有為善者衆也誠使人人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禮遜興行爭爭不作則可謂為善衆矣不然雖百富貴之盛傲賢長惡倚勢作威視炎凉為向背何足謂之令耶陳氏之族其無失此者也仲旦以余為父之執且又同在翰林請為序其陳氏之譜請至

六七不倦故推仲仁所以作譜之意書識其顛使凡登是譜者觀而勉焉

西昌城西羅氏族譜序

西昌城西族屬之衆室屋園池之富且盛鮮與羅氏儷者且有詩書仕宦之美蓋令族也按其先系出五代周世宗殿前都指揮使彥環宋太祖登極周侍衛親軍副指揮使韓通率兵禦之為宋軍校王彥昇害禍將有連彥環子玧以通子壻避走廬陵居焉玧仲子延又自廬陵徙泰和仁善鄉之中團里遂為中團羅氏延九傳至元達分居坳頭元達生仲實仲實生祖弘祖弘之子均

瑞少孤因隨母適城西劉氏茂林氏遂冒其姓以居均瑞三子長仁壽仲文壽季良壽仁壽生孟敬孟明孟遜孟昭孟德孟隆孟武文壽生孟貴孟真良壽生孟慶孟舜孟友仁壽嘗欲復其祖姓未果而歿孟昭兄弟始承其志相與以請於朝復之時其叔父已有事隷兵籍者當時之制兵戎不得易姓分籍防有倖免之患以是文壽良壽皆不得預復姓之列故今姓羅氏者皆仁壽之後而姓劉氏者則文壽良壽派也姓雖殊而族不別脈有盡而情尤親君子敦尚本源之誼於此足以見之譬之水流於地雖有為江為河之分然未嘗不為水

本生於土雖有在山在原之異然未嘗不爲木何也以其勢殊而本一也余於羅氏之居城南其僕姪與吾亦以云於乎族之衆也以其敦尚禮義與有詩書之承不乏爲貴賤有可貴則其勢分雖有所不容已而其尊祖敬宗敦念根本之意雖歷百世之遠有不能自已也然則維持族屬之道舍詩書禮義何以哉余與羅氏同邑且有世好其族千有餘指其老長以孝友忠信樂義之行見稱於鄉邑者固多其子弟以詩書秀偉好學之質嚮用於當時者源源無窮豈獨足以維持其族屬於尊祖敬宗敦念根本而已余幼時嘗辱孟明孟昭兄弟愛

厚而與孟昭長子鄉貢進士瑾崇弁游鄉校最相友善仲子謙同鄉舉其後謙舉進士爲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在京師二十年又相與往還親厚倍他人至於孟隆子黟縣教諭宏孟彝孫江津教諭李禎孟敬孫仁和訓導恭暨孟眞子太學生炬俱以明經科貢起家皆余所愛重者其在鄉校如謙子翰俊秀者尚數人尤未可量其有以維持於將來當何如哉謙字崇本嘗求余序其修羅氏譜余久未暇有復歲之巳巳崇本以其上官尚書俞君士悅之薦超遷廣東布政司叅政將去京師遂來復以序譜末促爲文余與羅氏連世相好如此復可

以無暇辭於其行哉乃為之書俾其族人子姓相與觀且勉焉

泰和羅氏族譜序

泰和旌孝坊後更名平易坊者在今縣治前東去百步許昔羅氏世居所在也羅故德茂貳守子理先生之族余生在先生罷官謫戍甘肅後不及相識先生而獨聞其清德卓行於老長間與交其仲子賓鐵耳坊名旌孝由先生曾伯祖伯壽主簿孝行卓異而得今羅氏已久無居此坊者非讀諸老前輩之文於其家乘勿謂坊名所由雖名亦未及聞嗟乎以余之年尚然況又後生於

余者耶此事所為不可以無文為徵也此可傳之不畏
者所為莫愈於為善也然則為善堅於金石之言豈誣
也哉譜羅氏上世者亡於先生少孤值兵燹之際先生
譜之而所譜者無幾迄今其人存者又無幾也獨上世
之善行榮名巋然存於文字之間無有窮期非堅於金
石歟賓纖讀書謹行士也間錄其羅氏譜寄北京俾其
兄之子昇屬余為序譜固以示本源所自為教孝弟之
方苟非有可稱道效法者於其先抑何以為觀感興起
之本於其後哉若伯壽之孝行與先生之平生足以為
子孫世世之鑑矣況有諸老前輩之文傳之而賓纖又

惓惓盡其所以承繼之道如此其可永無疑也羅氏之後其尚式之

泰和寧溪蕭氏族譜序

泰和東南去縣幾半舍許有曰寧溪里者鉅族蕭氏之所居也蕭氏本廬陵之故家宋末有諱翁者始自廬陵徙居寧溪為泰和人翁生富叔富叔四子孟某仲某季某皆秀偉而卓特孟生丙六以道以惠以某以某丙六生計茂以道生計大以惠生計政以某生計先以某生計定仲某生孝孝生慕思與季某生添祐添祐徙五都二子漢遠某也叔某生某某某生思順蓋自翁至計茂兄

葉十人相傳已五世矣以皆產雄於一鄉而其盛且大者許茂之子存壽存菊存信存壽五子季良季修季坤季昭季啟存菊之子季莊季肅存信之子季蕪尤為挺然傑出於里族者季良兄弟五人有子凡二十人季莊兄弟有子六人季蕪有子三人二十九人又通有子七十餘人不謂之盛且大可乎其次許太有子三人長存厚生季新季倫季東兄弟七子十有一孫季存吉生季厚季冊季瑶兄弟八子六孫其餘許政而下兄弟八人子孫曾玄之多具載諸譜又有不可勝紀者焉余所及交識者季修季坤季蕪季修之子周璉周愷用璲如季

敘及季東季祥季寶季初季勝季賢季升與其子姪用拱用壁譜昆弟輩又皆樂善好禮為衆所稱不獨盛大而已季冲季燕兄弟嘗懼族大且衆苟非有以譜之則祖宗所從出與支派所由分尊卑昭穆之序親疎厚薄之等莫知所適從矣於此而莫知所適從其不至於陵犯爭奪也者幾希此寧溪蕭氏譜之所為不可以不作也繼譜成合族子姪不遠數千里遣人來求序將以傳信於後嗣也余於蕭氏夙有世好又先祖母而下蒙欽蒸有三夫人塋在寧溪北大江津濟之上故於蕭氏從還尤為厚善則序其譜顧豈可以辭抑君子之所以

厚族者孝弟忠信以率其本禮義廉恥以倡其用使人有所效而世有所承行之不已傳之無窮豈不足為江鄉之重望哉為蕭氏之子姓其尚勉以成之故因序譜書以為勸

雙溪鄭氏族譜序

西昌鄭氏之族寂鮮而其持著稱者惟雙溪之族耳其為泰和之族者十四世而始於吉州通判新為雙溪之族者九世而始於叔文自新之子平甫至叔文之子季選六世皆單傳自季選之子開先昭先儀先道先智先誠先以下而鄭氏之族世繁一世殆千數百指矣木之

本厚必干霄漢而後枝葉愈繁水之源深必達湖海而
後波濤愈大亦理之固然也新宋端明殿學士穀之子
京西節度副使自强之孫其傳之遠且大其無所由然
孰新九世孫以泰其子庭鉉族子祥符通運大使庭賓
國子監生庭重族孫新安主簿宗顯皆予所嘗交者此
開先之後也庭鉉名崇文嘗從予受學歲之乙巳宗顯
以其所修鄭氏譜求為序西昌大江之南有溪其源自
萬山中百折而北以東達于大江而自縣城南行二十
餘里以達于溪旁者即雙溪也瓦縫鱗次舉目彌望森
然如城郭之居者皆鄭氏也予嘗泛舟道溪而出或繼

棹一登馬愛其田園衍曠丘林岑蔚未嘗不興懷於旣去則於宗顯之屬序此譜也寧不重有感哉宗顯為人甘苦澹謹操守其才足以有為而其官獨久而不進然視其心乃泊如也其有以光於鄭氏矣

南岡蕭氏族譜序

蕭氏之先世家於潭後有曰敏曰敬曰畋曰玫兄弟始徙而他敬字恭老仕至户曹其子諱坦字明卿者為泰和宰故敬罷官依家邑之龍門敏家禾溪玫家水南畋家安福敏畋玫之子孫不可詳矣而譜所載則皆敬之後也再徙南岡又分螺溪又分秋領今之居南岡者實

出於敔之孫起家又五世至仲信仲信生子俊子俊生大章大章生父翁父翁生壽卿壽卿生德中德中生源慶源慶子爲表其墓者其子黄陂主簿玄圭復以其蕭氏譜來求爲序按譜蕭氏上世稱且顯者不獨户曹縣宰而已八世有曰子閒爲贛州學教授九世有曰時發官至朝奉大夫十一世有曰夔甫年躋九十六兩蒙朝廷賜帛存問比卒諸子送葬皆年過六七十龎眉皓首爲世所羨十二世有曰渾舉進士爲瑞金縣尹十三世有曰可興自廣東請舉歷官教授巡檢惠州知事其餘多業儒術今其族姓若玄圭之兄弟子姪尤彬彬然

所至蓋有未可量者可不謂之善族也哉夫族屬之盛子孫之賢者固由其祖宗積累之深厚然非有譜以明其本源序其昭穆別其親疎則孰知其同出于一人其為祖父行也已所當尊其為子孫輩也已所當慈其為已至親不可以待衆人者遇之其於已雖疎不可以加途人者視之喜有慶戚有邪患難有相賙恤長者行之幼者視以為法厚者舉之薄者因以自化夫孰非由於譜者耶故譜者教孝弟之要道也然非序以告之又孰知夫所以作譜之意此玄圭之所以求於予也此予所以為族人道也若夫譜之譔次有詳有畧有闕而不可

孫完則一因其故云

建昌新城朱氏譜序

邵武光澤儒學訓導新城朱君文徽修其朱氏族譜之既完也會其子昂應求賢舉當上京師乃自光澤走書命以譜來因予邑蕭進士孟奎求為之序孟奎予邑俊秀嘗與文徽同領永樂癸卯鄉舉最相厚善故為求序之意甚篤予又愛昂好學務義且有尊祖敬宗之意故亦樂為之序不辭按譜朱氏系出新安徙新城前盈宋季有曰三承事者為光澤尹奉母之喪歸葬邑之東山廣照寺後廬墓三年因卜居於中山今為中山始祖其

從弟曰五朝議者居蘭魁坊則蘭魁坊之始祖也三承事生元朝奉知泉州通判七三通判生萬七萬八萬七以父蔭補杉關站提領萬八自中山徙邑之津南杏林又為杏林之祖萬七生羅卿羅卿生保孫復孫道孫保孫生源孫夢孫復孫生潮生鳳陽道孫生應祥晚成晚佳晚成則文徵別名也自光澤相繼受縣東潮江之聘為鄉試同考官有公衡鑑之譽二子皆克承家學與群士同試於朝列卿大夫名在高等其緫於用固未可量然由此而益自力焉則其將來又獨有可量耶此予所為樂為序其譜不辭也予樂為序其譜之意固如此矣

而文徵之所以求予序者蓋有在焉夫族有譜則後世知其所從出與分知其所從出與分則親者不至於視如踈而踈者不至於間其親孝焉敬焉必以承於吾之老長友焉愛焉必以加於幼稚而無所謂於所厚者薄之患也使朱氏之子姓誠知文徵譜族之意而各務勉於已將見自一身而化其一家自一家而化其一鄉有不難者風俗何患乎不美哉勉之勉之

龕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西昌劉本靜以其重修譜來求余為序余與本靜同遊鄉校同聚于京師者皆數年有相知之雅焉則于其請

豈可愛一言而不為相勗也哉劉故邑龜溪著姓系出

長沙定王發有世隆者徙安成之章潮奎孫成章徙邑

之洪泮塘宋季乾道間天祚乃徙今龜溪悅山水之勝

築室居焉天祚之四世孫曰昌翁兄弟四人其華翁傳

壽可孫子堅仲堅三世皆以貲產甲其鄉而皆軼宕豪

邁閑于詩禮至今聲稱鄉邑間寧翁傳韋可賢可賢可

之孫則本靜也本靜名靜縣歲貢是試擢高等入太學

仕為潘陽和陽兩衛經歷溫雅平實見愛重于君子而

義翁之三世孫德輝疏達曉朗亦劉之卓卓者也今年

來自其家能道其諸父本靜于是譜拳拳之意是皆知

尊祖敬宗而執孝弟者歟夫家之爲患每始于乖離而乖離之端在不知所本榦強而葉斯茂源深而流斯長有本者也劉氏舊藏譜牒有諸名公詩文足傳其盛今復見賢子姓能重脩以明其世且欲求其所以爲後世之可繼者而光大之信可謂知本矣故凡其族之人登斯譜者油然興起其孝敬之心雖至百世之遠其有慶哀有吊貧窮患難有相賙恤而不渝于其所乖離者寧知又不始于今日乎故因本靜之請爲書以貽之

泰和梅山曾氏族譜序

夏封少康之子曲烈于鄫至魯襄公六年莒滅鄫太子

巫仕暮去邑為曾故凡後世之姓曾者皆自此也宋有諱日陽者梁車騎大將軍道始之後自虔之寧都徙居興國崇賢里曾家營至建炎間日陽之十世孫伯瑜又自曾家營徙泰和仁善鄉之旋山今為梅山曾氏始祖傳若干世至諱才甫才甫之後是為必昌必昌生信可信可生思忠思孝忠生五子存敬存德存禮存厚存道自存敬至存厚皆蚤世獨存道無恙且克植立以承繼其世美為務存道二子長仲墳次仲篪皆卓卓有父風家故多貲恒推有餘以賑不給為鄉里所稱譽當時富於貲産如存道父子者固多而如其樂施者則或寡也

仲墳三人長與明次與樸次玘仲寬子亦三人長珌次珪次琢其族屬之煩衍殆駸駸然不可以涯涘也族故有譜遭元季兵燹失不存存道懼後之人無以考見其世之所自也乃錄其嘗聞見於祖父者并其所傳為梅山譜譜成間因出穀助有司賑民饑蒙 朝廷賜璽書旌為義民赴 闕陳謝竣事退以求序其首譜固因考見其世出而作然序昭穆而列疏戚不可無者嗟乎世出不知所在昭穆疏戚無序且別人道紊矣孝弟睦婣之行喪矣其為患害可勝道哉此曾氏譜所不可廢而余道其作者之意使知所守亦不可少緩也故為之書

泰和東陽劉氏族譜序

余友河南按察僉事劉士皆與其從弟兵科給事中士拯以其所脩劉氏族譜來屬余為之序余與劉氏同里閈少時與士皆兄士愷從兄士申同學繼與士拯同舉進士同官於

朝又最相好則其以譜序屬亦宜按譜劉氏之先本金陵人五代有諱洸者仕為郴州判官歸至泰和以道梗不能去遂留家焉洸以後世遠不可知所可知者士皆之六世祖寶夫寶夫子醫學官明達而下故譜著之特詳夫族之譜固士大夫家所宜有而著其所知其所不

可知者闕焉亦作譜者所宜然也士皆之父仲良甫士拯之父仲高甫為人謙謹樂義而其子姪之家居者又皆循循文雅而志於學孝友不忽於家庭信義不失於鄉里盖一鄉之望也夫盛於今而苟無以維持之於後則安能久而不遷哉故士皆兄弟之作譜不獨明本源别疏戚而開孝友信義之方實有望於此士皆兄弟用心如此固上不失為賢子孫下不愧為賢父兄矣則劉氏之後可不顧念而懋敬之以無愧於士皆兄弟也哉

南溪曾氏族譜序

南溪曾氏族譜者譜曾氏之居南溪者也曾氏余邑著姓蓋唐光州團練使延慶甫之裔延慶徙自金陵世居城西之文溪迄宋嘉祐元符間其四世孫巖之子南夫南兄弟皆以累舉入官代不乏承衣冠文物至今稱之南夫季子國望國望生應麒生逢吉生賢可賢可生琳至元季由文溪而散處者分六族南溪其一也或顯或隱雖各不同均不失前人之望於乎曾氏亦盛矣哉琳退處邑南雲亭之巖　傳和甫復遷南溪按其舊譜是以正其本聯其支以考見其昭穆疏戚之序然世遠族

分不能無縣於心者此南溪之譜所以作也譜作於江陰太尹季宗衍自杭遷南溪之祖和甫始傳五世為季宗與其國學生夢溯及寧國同知鐸而下凡八世矣俱載新譜而舊譜亦存之以備參考於前之分也不忘其所自於後之傳也得以繼續於無窮此季宗尊祖敬宗之心承先裕後之意抑將承藉維持使愈久而愈盛也余聞南溪山水雄秀園田沃富前輩多忠厚長者承閥閱之華以禮義相尚以詩書為世業非他族可比蓋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後者蕃庶而遠譬之長山巨谷之木根盤深固則其枝幹節葉發榮滋長豈直藝一

立一盭而已乎余於曾氏亦云雖然故家大族皆由祖宗立德以啟之不可恃以久也要在以德繼之德莫大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使曾氏君子孫知先世立乎其前者如此善繼所繫之重世敦本始厚倫理篤恩誼加之以文循守先人之舊望而弗失不替則傳之百世愈昌愈盛於斯譜之作有耀矣不然秖以為辱季宗吾鄉校老友譜成于余序故直書以歸之曾氏子孫其可以不懋敬之乎其可以不懋敬之乎

冠朝翰溪蕭氏族譜序

冠朝翰溪之有蕭氏自宋紹興間有諱益字伯謙者由

金陵來居之伯謙二子次曰善夫善夫二子次曰唐成唐成一子章彬章彬二子儀甫榮甫儀甫一子榮甫二子然其孫曾則衆多蕭氏自此彬彬乎其盛矣由伯謙來世知讀書至儀甫又攻於翰墨因名其所居之溪曰翰溪翰溪冠朝之溪冠朝以郭氏侄父子同日登進士第　朝廷名之翰溪以蕭氏儀甫攻翰墨而自名之其名之者雖殊然地以人而勝一也夫人苟有善美於已拔出於衆地猶以之而勝况於其躬有不光榮者乎是不可不究蕭自伯謙而上故有譜載所始元季淪於兵燹至儀甫之曾孫友賢復與其兄弟互以所聞著蕭氏

譜而始於其遷泰和者不敢有冒妄也友賢之弟友信四子十孫於宗族爲獨盛今友信孫曰旭靈若舉進士爲業走數千里從師務學既而有得而歸乃以其蕭氏譜求爲之序於首簡時榮甫有玄孫曰以和者旭靈族父也來視其子壻進士曾暈於北京亦以爲請二人皆篤實溫溫乎可重余以是推蕭氏上世其必皆忠厚之士哉故不辭而書之以示其後之人使知所自且有所感發而興云

泰和洲下羅氏族譜序

余泰和東南鄉之洲下里有羅氏族蓋自梁開平初有

道者者徙自吉水岐下來居泰和之中園里其後始分廬陵清湖及洲下里二處其曰坦者洲下里之始祖也然其譜尤始道者者不逆其所從也坦三子瞻斌珏珏五子龜龍麐虓彪彪子邦勝邦勝仲子季華季華次子子益子益長子平可平可長子志遠子文祥文祥子宗仁宗義宗智宗仁洪武中舉孝廉以親老辭不仕宗智子敬珪敬琛敬珣敬珣永樂丁酉鄉貢進士歷官栢鄉雲夢訓導改漢川縣河泊大使蓋余同游鄉校友也今年以官滿自漢川來考績於吏部奉其尊府之命以所修洲下譜求余為序按羅上世居宣城其後有曰京者

爲成都守有曰朠者爲襄陽守有曰弘信者拜唐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信又七世至崇勲徙居江洲崇勲子珫又徙居岐下云自宜城傳至今數十餘世愈久則愈大愈大則愈相承而不替盖積於前者豐厚而盈故延於後者茂盛而遠譬之長山大谷之木根盤旣深則其幹枝節葉發榮而敷布也豈直藪一丘一壑而已哉吾於羅氏亦云少嘗得拜宗智先生謹厚朴直以詩書授徒於鄉里其修絜自如雖縣大夫不可以苟致邈然有物外之趣也今年九十餘矣耳目精明飲食起居後生小子或有不逮而余不及見者僅四十年於其爲序是譜

而何以辭乎哉故為之書俾其族人子姓於其所從出與分待之皆不可或薄也

盱江江氏族譜序

盱江氏族譜蓋譜江氏之居盱江者也按江系出顓頊玄孫伯益受封於江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伯益傳若干世至瑕丘者嘗受詩書春秋於魯申公瑕丘傳若干世至漢諱華字次翁者事毋以巨孝見稱於鄉里官至諫議大夫其後徙居閩之浦城至諱淹字文通者仕齊武帝累官至侍郎梁天監中遷金紫光祿大夫封醴陵侯宋季其後又自浦城分居盱江盱江之有江氏

始此有曰千一承事曰千三朝奉者在元時以積德務義見稱於鄉朝奉二子德淵　國朝洪武初年以茂材與擢直隷廬州府知事居官有蕪餘名蒙　太祖高皇帝勅旨奬諭德淵之子永太克世其家生子顯宗益宗肇宗顯宗才器秀偉克篤問學以太學上舍生簡授閩之政和知縣居官以公恕存心以惠愛撫下故自藩憲以及郡之長貳論縣正之良者必以顯宗為首顯宗二子從政善政亦皆循循恭謹克肖其父而其繩繩於方來者殆不可以淺易量也譬之於水與本源之深者其衍而為溪澗必洋溢廣遠不違於湖而不窮本之厚者

其發而為枝幹必暢茂條達不干於霄而不止江氏世德之長如此故其傳之後世愈久而愈光大豈不亦由是乎夫種植開導於前者必培養濬滌之於後而後能有繼也凡江氏之後人能以前人積德務義為心而紹述之不已將見光顯盛大奚啻十百世而止哉顯宗懼無以示後人使之有所觀感而興起也乃述其所傳之世次著江氏譜蓋錄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可知者以防冒妄之失得譜族之法也歲之丁卯乃以是譜介其姻家大理寺丞弋陽李君來求為序其首於乎士大夫家有譜則上不迷其所從來而下不失其所由分親親

長長之道皆由此而得也若江氏譜其教親親長長之
要道乎故不辭而為序以相其成

鳳岡郭氏族譜序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於乎孔子
且然况于其他又况於余者乎自泰和城南去稍西三
十餘里其地名鳳岡今呼為夾岡有郭氏者居之四十
年前余識玉成且有往還之好其仲子翔為鄉校生故
玉成於余尤厚善玉成嘗為余言其先世家金陵系出
唐汾陽王子儀欲請書示其後未果而歿今年翔以廣

德州判官来考績京師聞其自汾陽來至居大岡始祖
請畢父志其請至六七而不倦夫為子孫欲辱於所從
來固當如此况於父所欲為而未遂者可不然耶翔庶
幾乎尊祖敬宗而順於親者矣吾雖欲以無暇固辭不
可蓋汾陽八子其第六曰曖曖第四子西川節度使釗
釗第二子詹事府丞仲恭府丞第二子瞿避黃巢亂始
自金陵徙吉之泰和龍泉鄉十善鎮隱泥岡居之瞿字
元明後仕吳為御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遷國子祭
酒改御史中丞卒葬烏石岡覆船洲官路口中丞四子
延勃延嵩延暹延禧又徙五雲符竹其子惟先實徙大

岡是為大岡始祖宋舉進士為迪功郎至王成巳幾什世矣先是迪功郎誥尤在鄉先生王子故為作詩曰惟先枌拜迪功郎紫誥依然束錦囊南渡君臣崇盛典青門孫子仰遺芳雲光不改宮綾色天語猶存御墨香正恠流觀增感愴當年此日被 恩光誥雖毀於兵焚而詩語有可徵至於繼維先而後者則觀於譜可以知其昭穆尊卑親疏隆殺之所在矣夫所為置譜者豈徒欲觀美如此而已由此而能敦行孝弟於家推而守其信義於鄉使人稱為郭氏之賢子孫則為美矣不然雖有汾陽高明之祖惡足以別庸衆人哉故為之書使之持

而歸勉於其族云

盱江程氏族譜序

元世祖有天下知重南士首得盱江程雪樓先生鉅夫信用之由是世祖好賢先生得君之名益傳播於海内延祐丙辰先生得請致政歸矣封楚國公謚曰文憲今年余始於先生玄孫南雲所得拜睹其遺像幷程氏譜南雲因以屬賛且序程氏之所以益大且顯者固在先生而其所從來則遠矣有仕晉為廣平太守諱元譚者以持節至新安卒謚忠祐子孫因就家焉三徙至鄡傳若干世復自鄡徙豫章自豫章徙盱江今譜以其可考

者曰巽為始祖又傳至巖卿仕元為湖北宣慰副元帥
弟飛卿為翰林侍讀學士皆先生季父也先生本德秀
弟德莘之子出繼大宗從兄翀卿故先生曾大父子明
大父德秀父翀卿云俱以先生恩追贈楚國公并謚有
差先生五子長大年次大光大本大來大觀大年贈建
昌縣尹大本任著作郎大觀稅課提領諸孫仕者大年
子世昌崇明知州世臣武岡主簿大本孫世原集賢修
撰皆元世也其出於國朝者大觀子世哲任稅課副
使世昌子嗣光北平教授世京子嗣原古田縣丞嗣淳
中牟知縣嗣淳子琮親藩長史雲字南雲累官至太常

卿世臣之曾孫珝累官延平知府而世京與嗣淳又以雲恩累贈至太常卿凡若此者孰非先生之餘慶哉其季父之子孫在元時若文淵為衛山縣尹文漢某儒學正文江結安州判官文沆州路同知大和某鎮巡檢大智將樂主簿世顯南城主簿世威蒙古教授世彬光澤縣尉此又不獨先生之慶其所從來之遠又有徵矣世稱後嗣之煩遠者必曰由祖宗之積累深厚而後能得雖然要必有賢子孫傳相培植引而伸之俾觸類而長焉若南雲輩庶幾賢子孫矣先生之孫世郢大來子进嘗續其程氏譜以維持夫孝弟之道於家於今已示年

而其親疎長幼之辨漸至於不可舉南雲深以為懼乃倣歐蘇譜圖而後續之世繼之後凡德望才賢尤著者皆有小傳悉因世郢之舊錄載於後上下數百年程氏之大槩可以一目而盡為其後嗣有不油然觀感而興起其是則是效之心也哉南雲以文翰受知於 列聖將四十年而其所務於家者又如此皆不忝為雪樓先生之後者也故并為歆豔之

泰和樂氏族譜序

泰和城西四十里有地曰和溪山水環抱田園衍曠居人凡數百家其最著姓為樂氏焉蓋自五代時有諱斜

者来居之至今宣德之歲傳二十有三世其閒或徙撫州或徙廬陵玉山散處不一然其久而不替如和溪者可以觀其世德之延洪也紏之孫財為梁筠州推官財之十世孫珎為宋宜春縣丞其弟珵為廬陵主簿珎之子衍宋嘉定中舉鄉貢第一為國子博士衍之弟睎舉進士為國子待補衍子庭鳳國子司書庭虎國子校正至今里人過白泉山尤呼庭鳳墓為司書之墓珵六世孫文彬洪武中應賢良詔官至湖州府同知至今之任符驗尤存庭鳳之四世孫大成 國初鄉黨儒人其行見於予所為其墓表其子仲韞淑潤季美皆魁壘傑出

於鄉邑間為君子所重予嘗一過其家而其孝友雍睦之行盖藹如也閒出其樂氏譜求予為序予與季美之子象明為邑庠交又重仲韞兄弟子姪不欲以辭夫譜所以明本始序昭穆別親疎教孝弟之大端也世家大族往往以為重務而不敢忽祖父修之於前子孫續之於後世世相承引而勿替故人倫明而家道正後世不知務此知之而或妄有所引皆非士君子之為也樂氏之續此譜其度越於常情遠甚故為之序後之子孫其可以不懋敬之哉其可以不懋敬之哉

泰和樟溪蕭氏譜序

樟溪在余泰和江南十五里許蕭氏故所居也有均美者嘗詳其所自出與所自徙作蕭氏譜藏于家以示其子孫使知所以敬宗睦族之道於無窮矣其後均美之姪彥明以長民賦為民所逋得罪懼有藉其家也乃語其從兄彥章曰他非惜惟伯父所修譜手澤攸存且吾宗族所賴以維持孝弟之道者不可使有淪落彥章聞言即取譜匿于里實林院之僧舍冀藉所不及也事定求之則已被無識者視同糜曆持去毀於火矣時均美父子多謝世親故亦凋落至於盡無有能記其先數世前者今均美之孫儀嘗記其父彥良語曰自吾高祖華

甫生子四人祥可應可定可壽可應可亦生四子咨吾大父景祥大父三子先人居長生吾兄弟三人吾與彥章兄彥高弟是也其言華甫而下均美而上莫不歷歷明白且備儀既舉鄉貢為荊之石首儒學訓導教人之暇乃錄所聞於其父者作蕭氏譜自五世祖至於其子凡七世若干人所錄皆其所知非所知者不妄冒收也其於敬宗睦族之誼不既嚴且切哉今以官滿遷為汀州府清流縣儒學教諭以余其所嘗從受經者也持譜求為之序夫譜固以維持夫孝弟之道世之譜其族者往往有誣他人之貴顯赫赫者冒為其所從出甚至強

附他族之無嗣者顧爲之後其於維持孝弟之心安在而視其眞所從出爲何人哉若蕭氏譜則無此失而信可教孝弟尊祖敬宗于無窮矣蕭氏之後其愼繼之哉

螺溪蕭氏譜序

距泰和城西北幾二舍許爲螺溪里有蕭氏世家焉蕭氏出唐軍諮祭酒署工部尚書閩元當唐之季楚王馬殷以兵據湖南閩元舉制科居喪於家殷起之參軍事閩元勸殷效順於唐殷用其計遂獲拜武安節度使楚王如故領鎮湖南乃奏授閩元官仍參軍事殷卒諸子爭立相攻害延無辜閩元恐禍及與兄荊南節度掌書

記乾元及弟聖元體元寶元五人謀避地筮得致約値
江漢陵源灘洲沙浦即止既而偕行至西昌之瀘源止
焉期年峒徭不寧其四人者復散之他一居袁州新喻
之下坊一居臨江新淦之峽江一居龍泉之上州一居
廬陵之大塘下者則尚書閈元也既而又徙邑膏澤鄉
之高塘市尚書生齊仕南唐為武寧長官長官生文煥
以孫貴贈大理評事評事生良輔以子貴贈工部員外
郎員外郎三子其曰定基者宋殿中侍御史工部侍郎
廣陵郡侯廣陵五子其曰汝爽者恩授通直郎通直四
子其曰服者監察御史吏部侍郎安仁縣子安仁亦四

子其曰宏者宜春知縣贈徽猷閣待制生遂復居高塘
市遂生邵山生易知行在所糧料院事故以螺溪冠之
易生德寬徙西昌之螺溪鹿岡則螺溪始祖也譜爲螺
溪而作自始祖上至尚書凡十二世世止疏一人者泝
始祖所自出畧其所當疏也自始祖下至圭等凡十世
世靡有不詠者括始祖之所分詳其所當親也始祖之
子才美元朝奉郎朝奉之孫天吉荆門　茶提舉徙郡
城之平園提舉三子其曰端禮者元湖南宣尉司譯史
端文累官吉水州學教授譯史生鎬南昌縣學教諭教
授之兄子銓鷺洲書院山長山長之子治贈工部郎中

郎中之子樞累官工部郎中自朝奉之後又有徙者世系詳具諸譜而居於螺溪者尚多宜其以螺溪冠譜也治字世榮樞字叅髙世榮懼久而忘其所從出且無以惇其同宗之誼也故上始於尚書而下盡於諸孫畧其所踈詳其所親率以五世一轉如歐陽公所為者作譜其上世則各著小傳于後瞭然親踈隆殺之觀不待口誦指陳而後見焉豈非作譜之善法歟世榮力學惇行為鄉里所敬慕其所以譜族者非欲其後之人不忘孝弟各愛其身各恤其行胥為善人之歸以不忝乎先也犹世榮即世既久叅髙復録是譜且致丁寧之辭於後

將傳不朽闡以屬序其端於乎世榮所以啟惠族人養高所以嗣承先志皆可書也故為之次第如右

三岡劉氏家譜序　舊名太原

太原劉氏家譜者譜劉氏之居太原者也太原在泰和城南二十里劉其著姓其先有端卿者云自邑珠林徙居今之太原譜以為始祖而自端卿上距珠林始遷之祖曰況才七世耳太原譜不著者以為太原作也作之者誰端卿八世孫仕堅也蓋端卿生應通應遹生志道志道之子敬甫榮甫桂甫榮甫登宋進士第授潮陽教授三子庭桂蘄州訓導庭傳庭恭庭桂生希尹希尹生

均善均善二子仲敍陜州判官仲郁而仕堅與其弟仕高仕和仕益實皆仲敍出也自仕堅而上世止詳本宗者譜仕堅所作也仕堅而下並著其所出者詳其所當詳也仕堅既作是譜未幾而即世矣歲之己酉其子鄉貢進士寧遂儒學訓導鯉以服闋來謁選於北京因奉是譜求予為序且曰此先人之志也於乎夫族固不可以無譜無譜則其昭穆之序親疎之殺不可得而考見孝弟之道其不至於廢者少矣孝弟之道既廢何名為善族哉宜乎仕堅重乎此也余為序而識之使其族人子孫由是知夫昭穆之序親疎之殺而各自愛其親自

敬其長庶幾無陵越之患者實自仕堅始也鯉能成父之志固可嘉矣而所以惠其族姓者亦不少也劉氏其尚勉之

西昌袁氏家乘序

袁氏家乘者載前後名公鉅卿詩文之為袁氏而作者也袁氏西昌名家詩書仕宦之傳蓋自宋元以至于今彬彬乎無替也前代之有顯於進士科之類者見於余所序其袁氏族譜不贅而余今所及者又多名德榮顯之士有稱於時者也其家居者若克恕曹與弟克賡克讓克勤儀望瓖倩鄉稱善士足為宗姻表率其出而仕

若今克煕之子富陽知縣致事仲恩安吉諭教叔異之
子館陶知縣致事宗範克勤之子太僕寺丞仲膺克脣
之孫進士和曾孫三河訓導之孫南雄訓導林和之子
邵武經歷舉皆余所重且友而愛厚者徙與仲恩同游
鄉校宗範繼至之時而克脣甫亦遣和從余受書經惓
惓欲其後人以繼先業為務正統丙辰余考禮部會試
而和實舉進士又數年為正統十年余受命讀　廷試
進士卷則仲膺在焉自是若林若達若舉等而上之無
一不自明經學行進者其進余亦無一不預有事於其
閒也則夫知袁氏者宜莫過於余矣歲之甲戌達以職

輩自三河至京師持其其所輯袁氏家乘請序其首先兄
靜修先生之仲子瓊倩於袁氏於達為祖姑夫而秋之
子又倩於余從孫邑庠生穟余之於袁氏者如此此達
所為請序於余而余所為序不辭歟孔子以夏殷無足
徵者蓋以文獻不足故也此後世士大夫之家所為不
得不以文獻為重袁氏之賢固多而文著於名公鉅卿
者又如此固不患無所徵使無詩書行誼之繼有所弗
逮則徒文而獻有不足又豈獨無足徵而已耶為袁氏之
後者其尚勉諸

芳洲文集卷之五

泰和陳循著

記

鳳陽府重新孔子廟學記

鳳陽府古揚州之域春秋時鍾離子之國漢晉以来為郡其名不一　聖朝龍興於此吳元年賜名臨濠府越三年為中都建中都國子監改府曰中立府洪武七年國家定鼎金陵復改中立為鳳陽府以中都國子監為鳳陽府儒學其殿堂學舍自創始至今凡八十有餘年中更郡學之吏多矣而未嘗有修壞補廢於其間者以

是士無所嚮以志於學而由科目以登庸者遠不逮於他郡是可歎也仲侯閔之來為郡也首以為惧以謂學校風俗人才之本為政所當先者不先其本而規規於事為之末以徼譽於公庭爭訟辨別之間君子有不貴也孔子不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吾徒誦法孔子者也敢不容心於是乃率貳佐周覽廟學相其廢壞有不可仍舊者悉撤而圖新之中構禮殿翼以廊廡肖像以祠聖賢其間凡廟所當有者無一不備外為講堂環以齋舍備廩以餼來學之徒凡學所宜置者無一非用材出於捐俸貲以率僚寀而省浮費以補缺工出

於貨勤敏以乘閒隙而止不急以助勞經始於景泰二年三月十六日落成於明年五月二十日既成仲侯遣人走書幣來京師求為之記仰惟昔者天厭夷狄亂華篤生聖人以為民主肆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飛九五削平僭偽予孫萬世帝王之業然肇基不於他而獨於此此豈非舜之諸馮文王之岐周殆有不可以與尋常州郡同日語者况嘗建中都立太學天下英才畢集之所今雖更為郡學而詎可以廢壞不治以有忝於聖朝龍興賢才豹變之淵藪乎宜乎仲侯首以為懼而惓惓任作

新之責於今日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言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為理之必然也天下賢才無間海內海外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尚莫不有帝臣之顧況居州里之間聲欬之下如水之先得濕如火之先得燥有不相應相求為先易於他哉士之得生是邦游於是學共視天下海內海外賢才已倍蓰其天矣而又有賢守之作新如此誠不自棄而加勉焉將見如水流濕沛然若決江河而注之海如火就燥燦然若列星辰而懸乎天有莫之能禦矣故於仲侯請記是郡廟學之成書以為勸

大同府重修夫子廟學記

學校之設朱子謂其廣無過於三代之隆者矣自古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故也夫自王宮國都至于閭巷莫不有學尚足以致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况瀕夷狄左衽之鄉聖王幾所不治之地而皆有廟以祀先師孔子有學以教士庶子弟如今日者其為治隆俗美豈獨非漢唐宋之所能及而已殆可以比隆於古昔盛時而抑過之何其盛哉大同本漢雲中五原郡地中國受虜降之處也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天下教化之行無間遠邇雖四裔亦皆建廟學如古

之制使知所依歸而得聞大道之要此大同夫子廟學之所從始也廟故有禮殿肖聖賢像於其中而學施教有堂講藝有齋歲久日就頹廢宣德三年今戶部侍郎丹陽沈公固以山東參政贊總戎武安侯鄭亨在大同以為患乃言於鄭相與率貲以示工新飾其固陋且擴其楹今 聖天子正統七年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羅公亨信適巡撫至同覽廟學以謂堂屋未備未足以稱崇儒講道之意復相與告鎮守太監郭公敬暨守備內官葛延馬廣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參將都指揮使石亨諸公皆曰風化之本在是所當為之不可緩者於是山西

都司及行都司都指揮馬義等大同府知府欒瑄等聞之亦躍然曰此吾輩之責也顧見與舉於 朝廷之大臣如此吾輩所不可緩又當何如乃以大同後衛指揮畢琰暨大同府同知張鑑等専董其事莫不相勵而趨為之禮殿東西有廡前有戟門以至庖湢庫廐無不有所文昌有祠禮祭肅敬有亭而以後世所封夫子之爵肖其乘輿出入繪圖戟門後之兩壁像若夫子以及從祭之賢庇之有龕與帷書若經史以至 聖朝之典藏之有閣與匱嚴嚴秩秩壯偉宏麗經始於七年之春三月落成於是年之夏六月其材出於諸公俸賜而賦斂

不預其工市於四方備販而民兵不知旣成而樂學者恒多於昔明年沈公具會作之本末以書走京師因翰林侍講儲君求記於余於乎　朝廷尊則遠人無異心而不煩於武功天下治則邊臣有餘力而樂從於文事三代盛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敎訖于四海者無他聖德隆而學校之政修也今諸公為　聖天子奮武衛而有餘力以宣文敎則凡學校是者豈可徒玩思於空言而不務切磋於實行也哉

周氏吉州路總管周公祠堂記

古者之制祭祀能禦大灾能捍大患皆在其列祭祀之

與視其所以致之之由施於天下則　朝廷修之施於一方則一方修之修於　朝廷者與國同其休戚修於一方者與人同其盛衰惟修於一家其子若孫雖有休戚盛衰不一而其久而不忘替而能復興者越百世猶然也元吉州路總管周公天驥郡人感其有功大患之德相與作堂祠其生於城北之草場園元季堂毀於兵國朝改築郡城堂之故地并淪為濠雖然懷公之德不能忘者不繫於祠之有無也正統三年公七世孫工部侍郎忱命其子仁俊作堂以祠公於所居之東在故祠北半舍黃岡之下通衢之側高而爽朴而堅肖公之像

其中瞻仰而修祀若子孫郡人可得共焉當元之興大將李恒敗宋勤王兵於空坑得廬陵之故臣巨室交關文丞相檄以示公欲按誅其人人皆惶惶待死公爭曰郡新附人心未安且勤王者各為其主若按此誅之民無遺類矣李善其言即焚檄民賴以免禍世稱弭大患者復有過於此耶公之仁如此祠不祠固無加損而其子孫郡人謁慕之者非祠無以致其極也此堂之祠公所為繼作也公之後裔光顯盛大自工部始非仁獲報之徵歟堂成之四年工部求為記循七世祖漁齡府君宋彬州桂陽簿入元攻吉州路儒學教授與公同時循

文辱與工部同朝宜為記也公洪之武寧人字德之天驥其名也以明經中宋童子科累官至右正言與權臣賈似道有隙不容於朝德祐丙子謁告歸省命宣撫江西權知吉州未及至官而吉州已款附於元時李恒提兵駐吉州素知公才遣使逐于洪承制以為吉州路總管請於朝賜佩金虎符命兼府尹公先世與其平生始終具於元翰林侍講學士盧公摯所譔神道之碑此著所以祠公之大槩云

遊醉翁亭記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然竊慕

之而未能得永樂丙申始以備員翰林得 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最近而滁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造之意然未敢自必也蓋慕而不得者又四年矣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以職事偕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扈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處於滁人與滁嘗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導致之莫有能若或沮以險遠未易往余度越宿當還所職以為不得遂所志矣為之悵然終日明旦介行有語太僕寺丞楊閭達以余志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殽具鞍馬拉予數人以往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

毋數步而獲少平楊曰此醉翁亭遺址也蓆僅容亭五礎猶存四面而觀皆高山環欲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其大如斗筆意頗佳傍去丈許又刻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半之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旣廢後人刻之以識其處非當時書也其所謂二賢者未考圖記意其一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嘗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蓋其去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人老長尚尤罕有知其處者况於此耶豈余不及乂留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

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也矣於是芟茅席地擷野簌酌釀泉相與放情於其上以庶幾如醉翁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鉅亂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所云大抵漸入佳境之類極而數峯高絕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隘不可以騎繫馬松下而上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綠垣之石往

徙雜以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盖山之僧智儼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履不出户者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喧呼摩戛之聲不絕於耳楊於是舉酒更酌而樂賓益勤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舍人錢塘王君真太常博士豊城丁君鉉行人永豐袁君賀王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余謂袁君於醉翁為同邑尤宜有記袁君辭曰予詞職也可以辭乎遂記之以見吾黨之士治公之暇

其所樂若如斯而已矣

承感堂記

族子璟族兄德忠之孫也生未五朞而父卒母胡氏二十八歲寡居撫育璟璟又二十四年亦卒今璟成立有子五人追惟父母生成之德感痛無窮因作承感之堂繫其孝思璟父德忠與予同出高祖文勝府君德忠先予一歲生八十日父彥庸府君卒母深撫之又二十年亦卒孰計璟之成立而又有子五人其不絕如縷若是耶宜其痛感之深作堂以繫孝思而名曰承感也凡事觸於心目而其情之所發有喜懼愛惡之不一喜而愛者

常可樂惡而懼者常可恨樂者常散於外恨者常感於內亦人情之所不免者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其樂無日無之然常發散在外不待有所感而然也父母兄弟一有不然其恨無日無之然常存主乎內況又有感動於外哉此孝子於雨露既濡霜露既降之頃不能不感動於其中而有悽愴怵惕惻隱之心者此也此璟永感之所以名其堂者也予去家而仕時璟方失父未知有所感而哀也比始歸鄉璟尤未知成立之道再歸則璟嶄然於宗族之群矣況今有子而知為人父母之道宜其追惟父母生成之德得不有所感於中哉夫有所感

於中而無所為於外則亦徒然而已思夫父母之善而日勉之以繼其行孝弟忠信自身以刑於家禮義廉耻自家以刑於鄉一如父母之所有焉則庶幾乎不徒感矣璟其勉之璟父兄弟三人伯氏德惠無嗣仲德麟甫季璟父也德麟數子其一舉明經曰璣者鄞縣訓導璟雖未仕而其子曰林稙穉稊秬者皆有志於務學稙為邑庠弟子員尤在所當勉也故為并識於堂使加勉焉璟曾祖懋元甫忠厚長者祖兄彥祥祖弟彥佐雖皆秉懿於里族間而其子姓子少孫多獨於璟父見之此其為貽後之謀顧不可驗哉

迎養堂記

古之稱大孝莫大於慕父母其次顯親養又次之嗟乎此以出於幸不幸而言也嘗考之於經傳其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其出於天者幸莫大焉曰立身行道揚名以顯父母此兼存沒而言誠能如此固亦幸之大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雖得大孝之名然欲養而親不待矣不幸孰有大於此哉於乎養者輕煖得以被親之躰肥甘得以及親之口聲音采色得以娛其耳目請所欲與得以遂其心志有　恩命之重也將以躬承荷於　朝廷有冠紳之華也得以躬榮耀於閭里事事

物物皆得以悅親於生存而極乎天倫之至樂所謂幸莫大者信乎天下之爲幸無以復加也其視世之徒追想其音容於無見聞之中徒稱揚其德善於旣淪謝之後其不大有間耶此廖給事中莊之迎養堂所爲作歟廖世家廬陵之文江莊舉進士擢官刑科嘗蒙 朝廷推恩封其尊府孟素甫以莊所任之官母黎氏爲孺人所謂揚名以顯父母庶幾乎無負矣然二親皆家居遠在數千里外雖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足以奉其口體耳目雖欲請所與以遂其心志惡可一朝得耶乃迎致於官所俾得以展其敬養焉因顏其所居堂曰迎養堂

間來求記於余余也孫比長自不得一日致養於親爲終身之恨縱能思慕揚顯尚不足以自釋其萬一況於不能也哉此余所以謂能養其親於生者爲愈於思慕揚顯其親於沒也今莊父母俱存旣有以揚顯之又能迎養於官如此幸孰大焉余爲之記其堂理孰宜焉吾聞莊之尊府篤實而忠厚好義而尚文其母黎孺人慈愛而柔淑則莊之克肖也非有所自而來哉因併記之

孝友堂記

孝友堂者泰和灌溪尹能敬甫所居堂也尹故大家能敬甫少值兵與弟成達奉繼母羅走避于山谷間兵至

各為所擄以往事不相聞獨能敬甫竊守者稍怠得脫身以歷翼日復為他卒所執以能知卜筮數見優遇因假賣卜軍中訪其母弟每語及輙嗚咽流涕數旬後得母在袁之新昌戴下贖以白金一斤潜奉以歸復往訪弟具其姓名年貌要在路曰有告斯人處者酬以白金二斤未幾果有來告之者即如所約酬之卒以得弟母子兄弟自是歡聚如初人以為孝友之行來求新尹為斯道傳其事能敬甫沒且久其孫顯乃長始克請予記其堂蓋不忘乎先德且欲有以視效而繼承焉亦孝子慈孫之志也孟子有之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

良廼無不知敬其兄人之良知良能固不待有所視效而後然者然或拘於氣禀溺於物欲而始有不然矣此詩書所為稱君陳張仲也歟於乎孝友之為行也莫先人無有不當盡焉者推而至於堯舜之道亦不過此而惟賢者為能盡之失此而有他美不足觀也宜乎顥欲視效繼承於乃祖也夫有其名而無實以副之不獨不足示美而且能致毀焉顥其勉之顥之尊府昌隆在洪武中以明經擢高科歷仕顯要弘才介行赫然有聲稱於當時而竟坐累以沒上賴仁宗皇帝天地大恩俾顥得奉其祀於家顥思所以報稱於朝宜何如其至

也今其所務如此其知所從事矣經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傳曰孝者所以事君顯之務也故於其請記也書以相焉

寓安堂記

寓安堂者廬陵劉時習之居高陽所築也劉氏系出漢安成思侯蒼家廬陵者非一世矣習之尊府嘉會先生洪武中仕毘陵時携習之往學官所授以尚書數年遂有進益永樂初以詿誤謫居高陽習之居高陽者凡三十年起處安適如不出乎其鄉從容怡悅如不離乎其家雖躬耕鑿而未嘗廢詩書之習雖事徭賦而未嘗留

城府之跡因名其所居曰寓安饒陽大夫劉景先者志於作興士類闢習之有薦學愼嚴之名乃具書幣聘以爲學者師習之因以疾辭不就且曰高陽吾所寓而安者久無所資於我則已苟有資焉烏能遺此而他赴耶於是高陽後生俊秀相即而問學者益以至矣歲之甲寅習之走書其鄉邑友禮部主事劉君孟鐸託求予文以記其堂予辱劉君且嘗一識嘉會先生斯文萬實君子人也而忍不爲記耶夫君子之居處動作莫不有義吉凶禍福莫不有命皆有不可得而易者居處動作不由於義固君子所不爲吉凶禍福不聽於命豈君子所

為耶在於已者由義出於天者聽命宜無所寓而不安也習之所謂寓安者其有外於此乎若曰惟求所處之安而已則非所敢取也堂高若干深廣若干不華而朴不俗而雅作於某年某月而成於癸丑之三月望云

溪山讀書處記

錡之高安有湖曰大成湖湖之上有兩山東北者曰福相西南者曰蒙峯相向而峙一溪出於其中樹林陰翳鳴聲上下為一鄉之勝聚環湖而居者皆陳氏蓋士族也在洪武中有曰止固甫者養恬安澹不事表襮嘗從里中陳象華之學得於臨江梁孟敬先生所傳授故止

固亦賴以有成然惟以教鄉族子弟而已其子鏻字貞明獨得義方之訓為多永樂癸卯以易經舉於鄉又三年登馬愉榜進士募擢行人司行人間偶得前翰林學士解公縉紳所書七言絕詩儼然如題其所居者遂以冠其溪山讀書處卷所謂讀書處者貞明少時之所居也貞明既仕尤不忘其少時所居乃求予為之記非徒以歸立諸其壁與隨所寓置之座隅庶幾如對溪山且以傳示其後人於無窮與有所感動而興於學焉貞明為人淳厚而雅居官奉使所至有譽蓋其鄉郡仕京師之特出者也予可以無記耶夫凡樂處乎山林者自非

業於樵漁耕牧則必高蹈遠引絕類離群之徒而鮮有能養道讀書期效用於世也於乎使皆爲彼而不爲此則雖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亦徒草木鳥獸蟲魚之所止耳烏足以有關於時哉如大成湖雖未有如武夷天台羅浮之勝而貞明嘗讀書於此以出而爲時用宜其與他溪山不可以同語也貞明誠益自力自重以至於遠且大將來所居之處不與吉之白鹿紫陽同有稱哉故爲之記其處而并致勉於其後云

樵雲記

吉水有曾氏者其先余泰和人居吉水才五世去家之

八年始識學忠於此學忠曾氏子也俊偉踈達好學有
文以余為其先世邑人纍纍為道其先世事有親厚之
意也旣而以其所號樵雲屬遺一言嗟乎此兩縣者壤
地相接所謂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壠相入
者也其人雖有未嘗相識然於孤客遠寓之中或一相
遇其必如見六親故舊况於先世同邑者䖍宜乎學忠
于余有親厚之意也余可介然以愛夫不腆之辭乎因
告之曰古之君子將欲大有為於時也必守於窮約以
自晦如有莘之耕傅巖之築渭川之釣其所以窮約如
此者豈真為耕築與釣也盖真有所養而然耳使為耕

築與釣而已則凡天下後世之耕築與釣者何限而何伊尹傅說呂望之徒之足尚哉是數君子所養者大故其發於事業亦俊偉而光明有不可以掩也學忠託迹於樵其果志於薪而已乎其亦如數君子託於窮約而有所養者乎傳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孔子豈真以無人待天下後世者哉蓋有所傷而云然耳孟子以謂雖聖與賢有為者亦若是況乎求志達道之君子哉此余所為有望於學忠也區區以述樵雲而已豈所以覘厚於邑人

杏林書室記

建安羅仲和氏即其所居之傍植杏數百株既蔚然深秀而晃然鮮媚於是又即其中搆一小軒致古今諸家醫藥之書與夫經史圖書之類羅置其下日披而月講焉將以求夫聖賢所以教人存心濟世之術窮理格物之要因扁之曰杏林書室葢儒而隱於醫者也誠以五行在人則為五常運於其身則為五氣氣失其平則為疾病醫則察其氣之盛衰消長為之輔養摧抑以冀其平而已然非精明博達之士有未易以灼見其的而實用其力焉夫未見其的而輕用其力猶不知南而適越非徒不能造而反與越遠矣然則格物窮理之學醫豈

可以少執而醫又可含夫儒執士有濟世之心苟不表見於時則必託於方技以自晦所以求其志者誠非學不能也仲和素以能醫見稱於鄉凡其鄉之人士病賴之以愈者不可數計仲和固不可以此自多而其鄉之人士德之而不以醫多仲和者其固有所在耶仲和豫章先生之後又嘗學於三衢張燕善所以求明夫傷寒六脉之理則其所以儒而醫者皆有所自來也歲之戊戌因其友蘇良金來京師求記其杏林書室余因書此俾歸以遺仲和若夫室之高廣覽者當自得之

貞壽堂後記

翰林侍講長樂陳巽之先生其母安人戴氏今年八十有四方安人寡居先生在遺腹今先生歲亦六十餘矣而安人為陳氏母尚尤康強無恙君子謂之貞壽不亦宜乎先生慨然以彰安人之德因以名其所居曰貞壽堂且益以彰其壽焉吉水胡公光大既為之記先生復求余繫一言余就試禮部時先生為同考官今又忝同官者六年于茲可以蕪陋辭哉自先王之教衰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當其遇不幸貪富貴者忘其主厭饑寒者負其夫含羞忍恥以終身者往往有之求如詩書之所稱者蓋或寡也而安人以㷀然之嫠撫育其孤自壯

至老卒不以貳其操有如此者豈非所謂之死誓無他心者乎其所以齊耄期之年而享祿養之榮亦其理也夫貞而享耄期之年固其理矣而或者謂亦有苟賤而耄期者雖然彼又何足道也惟貞實有諸己則其播詠歌於縉紳流芳馨於百世豈直耄期而已於乎為善之堅堅於金石信不誣矣安人有子三人孫曾十有一人仕者方顯而傳者方益繁貞而得福又詎止於壽邪

吉水楊氏南園記

吉水縣西有二峯特芳挺謂之麻角峯者下有溪園竹樹之勝宋國子博士楊學曉先生棄官歸隱處也後人

以先生所居也因稱之為楊園先生嘗於此構齋曰南
榮以貽四方之來學者清江范公德機亦嘗遊焉公詩
因携書麓峯下又曰始我南山居是已當元盛時先生
之子文川濟川相繼修葺其後兵亂稍廢復葺於先生
曾孫季琛皆以居鄉族之學者季琛出仕且久矣其子
翼字民獻隘且少之於是溪園大以濬闢之功竹樹茂
以封植之勤而室其西傍曰南園以為修業養親之所
佳花茂草高豐大楠所以增茲園之勝者盛矣間以書
告其兄民服來求予文為記於乎余觀茲園之所以勝
蓋不獨在於物其有由於人者遠矣凡鄉之人過其園

覩其物必思其人積累之功尚尤不能無所感發况其子孫之繼承者有不力於培植者哉夫培植其物於物則物有時而或壞惟培植之於德則德恒存而物自滋唐李德裕之所存者好奇貪得之心而已而其平泉草木乃惟戒子孫以勿壞宜乎有近愚之譏也楊氏之以詩書植德者非一世一人槩見乎所存其家譜而民獻又有以繼之如此誠可嘉也故為之記

瑞芝堂記

姑蘇城西大湖中有山曰洞庭即古之包山也兩峯高出環以湖光望之宛然如游島焉長林遠屋映帶上下

而徐庭蘭氏世居其中故包山之傍近亦多徐氏塚焉閒有芝產其上者庭蘭兄弟以為其先之靈必知其子孫有興者故發此以為兆因取以名其堂曰瑞芝之堂以志喜也庭蘭走京師因其友張德譽求余記之嘗觀天之生物雨以潤之日以烜之不過助其暢茂條達而已而其托根固本則有賴乎地之力焉一草一木之生固有賴乎地之力矣然未嘗有所擇而苟有由於栽培者蓋無不驟驟也不以其時必擇其地而生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獨非異乎夫耳之所未聞而目所共覩者世之所謂怪也然則指怪而謂之妖宜矣指異而不謂之瑞

固不可也夫芝之產于墓固由其先之靈安於其土之所致矣然使生者於所當厚者薄當親者疎與夫修身謹行之道有或戾焉則芝之生謂之怪也亦宜謹其在內而無慕乎在外世之為瑞孰有大於此哉庭蘭兄弟四人皆秀偉謙抑讀書務義所以培其身之芝者又在此也他日包山之間有以行義出為世瑞余又有望於徐氏焉庭蘭兄弟其尚勉以副之

龍江八景記

廬陵城北若干里有地名曰龍江張氏之居在焉曰紹旭者張氏良子弟也去年其父志遠介其友前翰林庶

吉士劉君孟鐸求余記其龍江八景未幾君赴北京余
亦未果復也及是君爲吏部主事来南京又以爲余君
之言曰龍江之上望可窮數十里而虎口接其傍神開
聳其南佛塔踵其後翼以芳草之村附以喬林之墓而
映帶以烏沼之泉官陂之壤其間濤瀾洶湧則魚龍悲
嘯可愕而可驚秋風肅殺則林木振衢可駭而可悲照
之以明月而窮崖絶壑之幽皆可指數覆之以晴嵐而
咫尺浮屠之塔隱而不見至若芳草足以供牛羊之践
而亦可以席而嬉喬林足以施禽鳥之弋而亦可以蔭
而爽與夫桑麻黍稷之紛敷芙渠芰荷之的歷又皆錯

落乎遠近也志遠日與二三朋輩升于高以望江山之明秀即乎戎以蔭松栢之豐茂或徜徉於風晨月夕之際而遨乎園池田壤之間窮地之勝力極而息於是酌酒賦詩以相歡勞徃徃倦不知歸然此豈獨志遠之所樂也吾之家居蓋嘗與有此樂及出而仕既久慨然追想昔時之勝意其物象意趣日以新茂而吾有不可得獨志遠者無日而去此也能不眷眷於吾懷哉願為之記非徒以遂志遠之志且以慰吾思焉余曰士之處閒曠之地者皆知慕乎富貴之樂而處乎富貴者或有不知山林之樂二者皆累於富貴也安於人所難安而不

溺於其所易溺非有常於中者不能及也君與志遠吾知其處貧賤者不厭而處富貴者亦不驕也因為之書庶以見其志焉

竹雪山房記

竹雪山房者故黟縣知縣贈承德郎刑部主事嚴君之所築也開化東南六十里有地曰堯林嚴氏世居在焉人因名其地曰嚴村君蓋嚴氏之有聞者聞嘗即其所居別搆一室環樹以竹而自扁曰竹雪山房日游處乎其中志甚適焉前中書舍人詹孟舉特題其軒曰竹雪軒真跡尤在君既捐世其子刪字崇振與予同舉進士

入翰林且有往還好數語及君山房之勝意欲得予為之記者予以與崇振相爲未艾遂因循至今今年崇振將歸休於其鄉從來速記予於崇振之歸深有他感焉者且重惜故人去而忍復因循無記耶按所謂嚴村者金峯聳其前竹阜據其後而兩山對峙乎其東溪流出兩山間緣流而上狀如𥂕頸人因謂之小峽山村之西有石潭深可數丈廣倍深之數山房蓋盡得其勝者君以所居山中多竹且物之清節者莫如竹雪故山房以竹雪名而因以勵於已焉豈直適其志而已耶君與崇振居官皆有能名清操其豈無由然者而孰計崇振有

白磐青蠅之玷於今蓋崇振官刑部時有疑獄而以得告㡬將去繼崇振讞獄者以持法咈當道意逐併及崇振得謗竟致之罪此崇振至獄已斷矣卒用不白此予所謂不能無他憾者此也嗚呼世之庸庸碌碌苟一命而得終吉者何限而善類反如此正氣何由而舒故於記山房之餘也特贅以一言云

夢竹堂記

清彰李氏子固既喪其毋郤孺人之三十八年為宣德二年始以翰林編修九載考家蒙　聖天子推恩贈其父毋并得請歸焚黄攏墓蓋孺人沒子固生纔五歲稍

長追念勤勞哀痛無已歲時祭享如將見之孟子所謂終身慕父母者子固其庶幾焉是歲之秋一夕子固夢有坐堂上者呼貞揖堂下子母竹諭曰其猶吾與汝乎貞子固之名也子固夢中知其為母所諭拜俯嗚咽不勝哀慟既覺淚尤在枕席間遂即所居構堂植竹以庶幾如夢中者焉堂成命曰夢竹識其著存不忘之意後三年來北京間為予誦其事求為之記予與子固同舉進士及第同官翰林誼不得辭嗟乎心有所思必形於夢如人之饑夢食而渴夢飲以其所思莫急於食飲也觀子固之痛哀其母則心之所慕者其有急於母耶形

諸夢理也而子母竹之諭亦豈無由然耶夫子母竹一名慈竹一名孝竹母慈而子孝之徵也子固植於堂者今叢且青蓋又過於夢中所見益有以驗其實其夢寐云乎哉吾知子固所植接乎目者不已則其慕諸心者寧有已耶詩云永言孝思此之謂也故書以為夢竹堂記

南陽府修孔子廟學記

洪熙紀元之夏廬陵陳正倫以監察御史來守南陽方下車即謁拜　先師孔子于城外之東關因周覽廟學首以隘陋為病詢諸郡人老長南陽大郡其所以祀

先師育賢材者固如是耶老長言廟學在郡城内南陽
衛之東永樂初以衛為　唐王府第未幾工正所火延
及廟學因度地於此遷遷苟成加以歲久無怪然也正
倫乃嘆曰是其可因仍乎旣而視民力不足以相事心
恒以為歉焉由是日積月累迄于今宣德辛亥始克撤
而新之殿堂兩廡皆增其舊遷廟右之文昌祠于左而
建先賢祠于右以祀漢廷尉于定國諸葛武侯諸賢以
及諸生饌屋齋舍無不具嚴嚴翼翼弘偉雄麗祀神有
器佾祀有樂用人之力雖多而人不以為勞鳩衆之財
雖富而衆不以為費經始於是歲之冬而落成於明年

之秋又植柏數十株以庇庭階既成來請余記於乎孟子嘗以急先務為堯舜之道則為政之先務訖有先於教化者乎教化不行人惟見利而不聞義故詩書所以教民覩其上而死其長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法萬世莫有大於此者嘗觀古今天下之人卑者不肯以踰乎尊少者不肯以犯乎長群而不爭疆而不黨孰使之然亦惟詩書之道不廢而已則詩書之為教殆過於菽粟布帛之養生民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為政莫先於教化而詩書者所以為教化之具也正倫以詩書發身於科第其為御史儒然聲譽在縉紳間至於作郡又急所

先如此其非所謂能知能行者歟凡來學乎此者能以正倫作學之心為心而篤於詩書之道焉則庶幾不孤也故於其請記也為書諸石以告

靜寧寺記

京師之北幾數百里有地曰赤城者　朝廷屯兵以守邊之屬也土可耕足以省轉餽之勞兵可用足以免調發之役使為將者日以懷近威遠為務訓練士卒謹飭烽堠雖有不虞之虞不足以為患矣況乎　聖明天子在上威德所被無遠弗屆四方萬國奉琛納貢不遠萬里以效順于　廷者無虛日也其為靜寧奚止於一方

一隅而已哉兹城守將都督楊公嘗作靜寧寺於城中
以為祝　國保邊之所寺成請名於　朝勅賜曰靜寧
寺蓋經始於正統五年八月而落成於六年七月材致
於己所積之資而人不知工傭於人所售之力而已不
貸寺成之日棲佛有殿居僧有舍士卒有所恃以不懼
於用武邊境有所依以不廢於祝　國雖然其肇蓋有
由焉古者聖人以神道設教故民宜之今士卒於用武
所恃不能外於佛者以其知向佛之真足以為其福也
因其素有向佛之心而順導之其心既得其力有不從
而奮發於所向哉此都督楊公所以惓惓於寺之創造

以順其下之至願歟創寺之成雖出楊公而創意則前總副兵都督方政諸公也諸公創意楊公創成共為國家兵民之心一而已矣楊公果敢有為之人誠盡此心以報效於將萃忠於朝廷仁於兵民則其榮名偉績不獨與寺同其久永而輝光於竹帛殆有未可量者楊公具石請記其事寺成之月日益久不倦故不辭而書之

永感堂記

南京國子助教泰和梁軫仲載作堂以居公退而名曰永感者痛念二親之沒不能忘恩德于懷也梁吾泰和

儒家始居縣城之東仲載祖父乃徙雲亭鄉上圯里業
儒如故仲載生十八歲而孤時巳能誦四書書經傳註
學為文矣母孺人楊憫其學未至於成也乃命其兄仲
務教之旦夕督課一如其父在時而加嚴焉仲載感其
父母及兄之教益自磨勵學以有成宣德丙午遂領鄉
薦明年中校官選擢任遠安教諭改任孝感官滿超陞
今職既皆有祿可為養矣而父母巳溘先朝露不能享
有一日之奉每於公退之暇有所感觸輒潸然而悲咽
恨不一效其供養之誠意此堂之所以名也歟間屬余
為之記庶幾以彰其親恩德而日視之以不忘焉仲載

與余生同年且有契好非一日於此不為之記豈人之情也哉夫子之於父母被其恩德訖不懷夫感慕之心此孝子所同也然徒感慕於吾之心而不能躰父母之心使其所以愛願我者不敢吾身非孝之大者也言欲我非聖賢之語不言行欲我非聖賢之行不行此父母之心也吾能敬而守之則為能愛願於我矣能愛願於我即能遂父母之愛願矣能遂父母之愛願有不愈於感慕父母者哉余亦感慕父母者也深愧不能躬自愛願而徒以自愛願為仲載勸而今而後庶幾各勉之作

永感堂記

恩榮堂記

常之無錫有吳越武肅王十七世孫曰錢秉公守與其兄公治皆好義之士也當正統庚申之秋東南遭水民頗饑饉 聖天子詔有司行賑恤之令公守乃與公治暨其兄子惟心惟大謀曰今鄉里不給而吾輩有餘得以安樂於家庭者皆吾祖宗之遺也可不思所以助公上賑恤之萬一乎兄及諸子莫不樂從乃相與出米千一百石輸於官廩有司為上其事 詔賜璽書旌為義民勞以羊酒且復其家兄弟子姪以為 恩之至渥莫過於此遂取以名其堂曰恩榮堂志不忘也既名堂之

明年公守赴闕謝　恩還而因余弟監察御史永請為之記蓋永仕毘陵郡學時皆知錢氏忠厚嘗為余言其忠厚事甚多今姑舉其一事永有同僚曰閩人陳雅者於錢頗有文字之雅自官郡庠以至太學錢固皆甚禮之比死無棺槨是後錢賻恤之以禮有加於雅之生固當然也雖死勢利息矣又未嘗有妻子僮僕可以要結而始終相顧念不替非以義為心者能如是哉世固有擁貲之人其待交好視彼去留為重輕者皆不足為錢氏道也則余於記其恩榮堂其可少乎夫天之於萬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此自然之勢也吾聞錢氏有可培之

之道非止今日自武肅王而下不待言矣其後有譪進
者由嘉禾徙無錫篤於行義子孫自是益繁且富至公
守祖元溫州路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父伯和皆讀書而
惇行好禮而務義伯和嘗取熊大年所編諸儒格言著
訓蒙會要鋟梓以惠鄉里伯和五子公性公理公善今
惟公治公守無恙公治又取其兄公善所編族父祖子
正子義族父翰林修譔仲益之詩曰三華集亦鋟梓以
傳後是皆以義存心形於家者茲復大推以行於鄉以
存今日恩榮之美即裁者培之之徵也錢氏之興起夫
豈可量哉故為之記俾其後之子孫視之益有所感發

於義云

桂林書室記

桂林書室者泰安儒學訓導曾用濟所嘗讀書處也泰和城北之永豐曾氏世家在焉用濟與其從兄用常再從兄本清及從弟士弘先後皆以明經領鄉舉邑大夫揭其里曰桂林坊而用濟之讀書處亦因以名焉嘗記少時與用常交莫逆用常聰敏坦亮雖生後予數月予稍畏之中禮部試高等未及登第而沒深見惜於君子既而本清士弘先後登進士第為翰林庶吉士弘今為兵部主事而與用濟皆嘗讀書於此者也書室其有

耀哉今年用濟以丁艱服闋來京師以予於其兄弟家故者也乃求為記於予予又嘗交士弘用濟之父子貫于厚亦皆淳篤君子人也拳拳以教諸子為務則書室之所始豈無所由也哉嗟夫仁義之道藴之於心著之於身而見之於行事以不失為士君子者詩書之所澤也世儒累宦之家子弟至於父而失業或遷於他技者抑豈不由家塾黨庠之教不行於後世哉此曾氏之書室所以不能不新於用濟也新之者欲其愈久不替也為曾氏子孫其可不相繼承以盡其洒掃之　力哉故記於壁使有警焉

懷訓堂記

懷訓堂者西昌聳溪高如舟甫所居堂也如舟昆弟三人長如隆次如岳如舟其最少者嘗念其先君子存禮所以訓其兄弟持身接物為善去惡之道因名其堂曰懷訓堂相與朝夕視之以不敢忘於其親也予之家居如舟嘗求為記而未果後比予濫官于　朝去家數年而聞如舟已物故矣追念夙好未嘗不悵快於中也今年承　恩南還拜掃先人之墓退而遊於聳溪之上訪問高氏舊故而老長無幾矣於是益增慨嘆其有曰鎬字仲京者偉然秀拔於群兄弟之中問之則曰某先人

也予欣然為如舟以喜其有後如此既而鎬曰先人臨終尤拳拳以未得記斯堂為歉鎬之憂也先生幸不廢古人掛劍之誼有以慰先人於地下予悲其情而嘉其志不可復有稱也夫君子之為善不獨以善其身而已將以遺諸其子遺諸其孫遺諸無窮而後其心為少慊焉觀存禮所之所以訓其子為可見也如舟能思念之不忘而鎬又能繼承父志可謂不孫於其先矣訓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高氏有焉雖然懷訓固難守訓尤難懷之於心而或失之於行非所以孝於其親也鎬之弟鎡鐄皆秀敏而篤實其必能不辱其先者幸以予言

相與勉焉

文學齋記

文學齋者西昌王氏希稷居以讀書處也論語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齋所以名也人非生而知之必學而後能成百家衆技莫不有學況於聖賢之道而可以無學哉此希稷之所以務文學也王故西昌文獻之家希稷瓊州太守伯貞先生之孫今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行儉之子承詩書之累傳襲清閒之餘蔭雖欲舍而他由其可得哉然文學所以為吾儒之當務也六經載聖人之道而文莫大焉誦之於口繹之於心而盡

得之於已斯可謂能學也得其言不得其旨得其旨或失其守猶未學焉論語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又曰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皆學者之所宜知也希稷年甚少質甚美而為人甚端謹鄉邑稱士大夫子弟材且賢者必曰希稷比究其所務乃如此則其所造詣可量哉固其本來之有自然亦固有世儒積德深厚之家而其後或弗振者其豈盡出於其先哉顧為之子孫者所務謂何如耳可不慎歟可不慎歟予嘗與學士君同官且見愛於太守故希稷屬為記其齋而予又心敬希稷者故亦不辭而為之書

貞節堂記

貞節堂者泰和城北胡祖興甫之配嚴氏所居堂也嚴方二十二歲而喪祖興哀毀甚至時子仲宣生財四十餘日嚴即誓曰吾撫是兒以終身矣家貧惟力織紝以供衣食一毫非義之想不干其心如此者數十年洪武丁卯縣令徐遜庶知其行為聞於　朝詔旌表其門曰貞節之門賜米帛復其家於是自郡守至于邑令丞咸加禮焉鄉人榮之仲宣間即所居之旁作堂以居其母而日承顏養志其中亦名之曰貞節蓋以著其德於家也其後母與仲宣皆壽八十相繼以終人又以為為善

之慶仲宣之子曰紳曰昺懼其祖母之善久或至於湮沒且無以範後也相與求予為記其事於堂予未及直復也歲丁未之二月昺以鄉貢來會試于禮部因復以請夫節義誠人之美德所宜延譽於衆以興起夫凡同有是心若且媿其不然者自是吾黨事也況又出於吾鄉而以來請言者又不倦乎廬陵山川清淑之氣鍾於人者自昔已然上自士君子而內至於女婦苟遇不幸其忠義貞節之行炳如也有若歐陽文忠楊文節諸公者固無所待於人而自昭昭於天地之間矣若胡母若其確然不可易之志有不足以紀述以為善者之勸不

善者之慨乎予故樂為記之於乎表厥宅里以勵俗化固 聖朝之盛典若可徵於無窮之來其在予言亦所不敢辭云

省齋記

自古聖賢盤盂几杖莫不有銘蓋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其後或銘於其所居或銘於座所銘之處不同所以致警於己則一衞武公年九十有五富鄭公年八十猶不廢於自警乃知聖賢君子所為自與衆人異也此吾孟碩藏修之齋所為有名也歟夫君子之自警苟非用明於內則何以知其當警之所在此齋之所以名

省也夫省不省禍福所繫君子小人之所由分曾子傳
聖人之道者尚猶日以三事自省下此則必如滎陽呂
公所謂日夜且自點檢如盛待制所謂士大夫行已正
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不得受人指點然後為得
省之方盡省之功也孟碩今少傅大學士泰和楊先生
之冢嗣先生官職德望清介文學皆為今世第一宜乎
孟碩以省名齋有志於聖賢君子之事也雖然知之非
艱行之惟艱古有是言有志者事竟成亦古今通論也
孟碩孝於親友於兄弟敏於行而慎於言名公鉅卿子
弟之卓卓者間懼其行有或差也故名齋以自警豈非

所謂異於衆人所為者歟誠又不鶩於行而務勉以副之將所造詣其就之能禦也其省先生来北京將歸也屬文以為齋記余辱愛厚先生者多矣而於是齋敢不盡言以孤孟頑之意也式齋有圖書及先生之家訓所以貧講求佩服者甚富歸而求之有餘師不待余之言也

南園春意記

泰和郭君公緒既替憲于貴州之數月闢其退居之南隙地數畝凡植物之可以資日用衣食庇骶者雜藝之相向無杞各得以受雨暘長養滋沃之澤培植之力於

天地焉四時之景不同即而玩之無不可愛且適入而求之靡不遂其所欲並桑麻菽麥之紛敷槐竹桃梅之交蔭繞而深邃而靜鮮村居野處之勝不能過之因自目為南園春意今年公緒以考績來京師問於予道其實且曰願為識以一言夫所謂春意者豈獨氣和景融足以艷媚於一時者為然而凡耳目之所觸心志之所需苟為出於造化生成之妙而用之不竭者皆春意也若公緒之所有是已公緒踬達有為以舉進士擢任風紀祿之所給固厚而其所取足者又在於此其善於養廉歟夫盈天下之物孰非出於造化生成者抑然則取

之有蔗有貪何也取其肈於巳者雖富不害爲蔗取其肈於民者雖寡不失爲貪公緒南園所得其信肈於巳者此其所爲能養蔗也君子之仕又不止於養蔗貴能行君之令君之令民如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一因其自然之理人臣苟能扶陽而抑陰揚清而激濁使膏澤及於萬民如陽春之澤萬物然後爲至公緒之名南園尚能使有春意如此其施政於官也有不務此也哉有不務此也哉

春親堂記

德榮不遠數千里来相見余於北京留之數月而歸臨

歸告余求記其奉親堂甚切德榮余宗弟也時余方閒靜修兄訃衰痛尤未能釋而尚忍言文哉然念兄弟存者無幾德榮於親雖在期功之外而又可以拒其求記以薄於宗族耶姑勉強書所以奉親之道教之夫父母之於子有生之後提携保抱饑飽寒暖自始至終無一時不在念而惟恐其身之不長及其既長教訓誘掖勸善懲惡作止出入無一舉不在慮而惟恐其德之不成父母之於子者如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是也子之奉父母者苟有一毫不盡其誠何以能報稱其德哉甘旨之具足以充其口腹而已未足以報其勞輕煖之備足

以周其身體而已未足以酬其恩必如古之君子服勞養志而後為盡奉親之敬謹身節用而後為盡事親之孝盡孝與敬則于為子之道庶幾其不忝矣德榮兄弟四人誠如余之所告以奉乎親則豈獨不忝其所生而於宗族亦與有光耀焉勉之勉之余與德榮同出於吉安路儒學教授漢齡府君今幾七世皆家泰和城中而德榮奉親堂獨在江之南者蓋德榮之祖觀瑞公出贅江南徐氏故今遂為江南人焉今德榮之尊府彥儒公於余為族叔尚尤康強無恙而又有子克篤於孝其豈非盛福哉故并書之以識喜

高隴耕讀記

泰和楊氏有居縣城南雲亭鄉高隴里者亦少傅東里先生之族也先生族孫挺字敏達尤文雅好讀書暇則課耕於隴上此外無所營焉聞舉賢良方正至京因得侍教先生久之先生愛其簡退謙慎而內務也遂取高隴耕讀四字命為圖書以寓旌勉之意敏達既受教矣乃又以名其居冀示其後人使知為先生訓而各勉焉此其命意之所在也來求余為記之先王之民有四士最貴農次之士非讀無以治其身農非耕無以養其生其他固亦有養生之務而農為力本至於治身之道則

固未之有也此所以士最貴而農次之二者得兼然後治身養生之道無憾豈不尤可貴乎故孔子於富教之外更無以加孟子論王道未嘗偏廢者此也嗟乎使世之人一於耕而無讀奚所賴以為治一於讀而無耕奚所資以為養況夫耕不獨足以養生而亦足以養親讀不獨足以治身而亦足以治人宜乎先生之愛敏達而致旌勉之意敏達欲示其訓於後而以名其居如此也詩書楊氏之世業也敏達能繼承之以得官都察院檢校進未可涯為其子若孫者能服先生之訓以副敏達所以垂示之意將來至於光顯又詎可以涯哉故為之

書此以勸

恩榮堂記

聖天子嗣大寶之六年　詔禮部朱文公有功於世道其嫡長子孫在民間者令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命下之日朝野欣聞以謂非　聖明天子崇儒重道厲志講學有得於謨訓精微之旨不足以推是恩非文公先生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有裨於帝王精一之傳不足以臻是效誠千載一時之嘉遇何其盛也先生嫡長子埜九世孫梴既自建安被召來受　命於京師退而感激不勝將歸搆恩榮堂以仰戴　上賜於無窮屬余文

刻石紀其事於戲先生在當時所以裕於後世者斯文
仰之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固不待言而喻矣若夫
聖明於先生所以惠其子孫者百世戴之如天覆地載
日照月臨又豈待言而顯哉雖然帝王之學非先生無
以成啓迪之功非　聖明無以厚推崇之典其事當
勒之金石傳之久遠使人有所感慕歆豔其恩德者不
可以少緩也此樾所為屬余文為記也繼樾之後若㵾
而下為先生子孫者又豈可不敦行勵學以繩世美使
上不負　聖明推崇之恩而下不忝先生斯文之後也
哉故并記以勗之

景泰六年歲在乙亥六月甲辰

芳洲文集卷之六